

写过一篇正宗的黔菜,生活在上海的贵州籍读者看到了,欣喜地对我说:太好了,我们虽然身为贵州的布依族,在家里时常做一些家乡风味的贵州菜,也只是凭记忆做点父母常煮的家常菜。在你的小说里,时常读到你和苗族、布依族老乡交流,坐在一起摆龙门阵,聊吃饭的事。要不,你再写写我们正宗的布依菜吧。和纯粹的黔菜相比,布依族的菜肴还是有其独特韵味和文化内涵的。

一句话提醒了我,布依菜不仅和苗家的菜肴不同,和汉族老百姓的家常菜也不一样,是能够展开写一写的。比如我小说中写过的布依冷水鱼,鱼肉不仅细嫩,而且有股奇鲜难忘的味道,吃了这样的鱼,会觉得猪肉、牛羊肉,甚至鸡肉鸭肉鹅肉都不能和冷水鱼的味道

正宗的布依菜

叶辛

相比,连带鱼汤的滋味也鲜得令食客五官舒展,啧啧称道。

又如还有一道布依青椒鹅,那是用不辣的青椒(江南一带称灯笼辣椒)和切片的鹅肉炒的,食来非常接近江南的蚝油肉片味。爆炒以后的青椒鹅肉,布依族老乡还会煮成一锅鹅肉汤,配上切成四四方方的雪白的豆腐和山地白菜,荤素味道交融,一锅汤让人喝了又想喝。

另有一道布依荷叶鸡,用一张大大的荷叶包起童子鸡,抹上佐料,放进蒸笼隔水蒸熟,端上桌来,打开荷叶,热腾腾的鸡肉味和荷叶香顿时唤起所有人的食欲来。夹起一点鸡肉,仔细品鉴,会觉得江南农家的叫花鸡都要逊色几分。

和荷叶鸡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布依稻香肉、布依稻香骨、黄焖羊肉,这几道布依菜都得借助干净谷草和焖烧锅,在烹饪过程中想方设法保持肉质和佐料的原汁原味,让菜肴呈现大自然的本真之色。

待客的布依菜肴,少不了一道名为花米饭的点心。做在盘子里的花米饭有红、黄、蓝、白、黑五种鲜丽的颜色,也叫布依五色花米饭。这五种色彩的染料,都是布依族老百姓踩着露水去山坡上有选择地采摘而来。年轻的时候,我怀着好奇心去看过布依伯妈提篮里采摘来的植物茎叶,只感觉这些植物普普通通,绿油油水淋淋的,没啥特别之处。但是,看着看着,这些植物的大小叶片和粗细茎干,在水盆里逐渐显出红、黄、蓝、白、黑各不相同的颜色来。

天然的染汁做出来以后,还得把洗净的布依糯米和粳稻米放进染汁里浸泡一整夜。到了第二天上甑蒸花米饭时,先得在蒸笼里放进一大张荷叶或是箬叶垫底,再把把浸泡成红、黄、蓝、白、黑的五色米均匀地舀进笊格。五色花米饭蒸熟之后,连垫底的叶子和笊格一起盛进大盘子,端上餐桌。一盘亮晶晶的鲜丽夺目散发出糯米香的五色花米饭就出现在珍贵客人的面前。

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了让花米饭更加可口,我



明皇驾转西宫去 贵妃独醉百花亭 醉杨妃 (设色纸本) 朱刚

插队落户的年代,白糖往往要等到过年之前才限量供应,布依老乡只能用糖水拌进染汁中。改革开放以后,白糖红糖白糖散开供应了,老伯妈制作好的染汁里就会及时拌进白糖。故而今天吃到的五色花米饭不仅可口,嚼嚼起来还是甜咪咪的,有股透着布依风情的特殊香。

贵州全省包括汉族及各个少数民族的老百姓,都爱吃一道叫辣子鸡的名菜。正餐要有辣子鸡,宴席配有辣子鸡,连吃面条、抄手也加点辣子鸡。实事求是地讲,各民族的辣子鸡有各自的风味和特色,而布依族的辣子鸡,更是广采各家之长,别具一格,味道既香又鲜还掺辣味。餐桌上客人们尝了,忍不住会在放下碗筷前,又说一句:让我再尝一块。

那一天我在班家院子吃完午饭,忍不住走进厨房,向掌勺的打听,为啥你们布依辣子鸡风味独特。主人坦率地告诉我,没啥秘密,只不过我们选料讲究一些,主料必须是山地上散养的土公

鸡,你们上海人喜欢的童子鸡、老母鸡都不行。佐料么一是得要纯菜籽油,辣椒呢我们只选全贵州最好最出名最有特色的遵义辣椒、花溪辣椒还有皱皮椒,三种辣椒混合豆瓣酱,另配盐巴、白糖和山上的布依香辛料才能做出来。听了之后,我心里说怪不得回到上海,只用辣椒做辣子鸡,怎么也尝不出布依辣子鸡那股美味来。

读者朋友要问了,这里介绍的几乎都是大菜、热菜和点心,吃顿饭总得喝一口酒,配几个下酒的冷菜吧。

对于布依而言,生活在贵州的山里,一切也采自山中。新鲜蔬菜都切合时令,遵循什么季节吃什么菜。到了立冬腊月,杀羊宰牛了,一只羊子配出的冷盆,就是羊八碗,宰了牛配出的冷盆,就是牛八碗,清一色新鲜本色的冷盆。我初到布依寨,上了餐桌,只尝了八道冷菜,就已经吃饱了。哪里料到,后面的菜肴还多着呢!

哦,正宗布依餐,光是说一说,我也觉得过了把瘾!

假期,不少人呼朋唤友,或爬山登高、打卡民宿,或赏民俗、观表演、品美食,好不热闹。三三两两的人群中,是否有一两真心知己结伴而行?

叔本华说过,要么孤独,要么庸俗,人活一世可以选择的并不多。在并不多的选择中,不经意间,会再次想起张怀民,想起“怀民亦未寝”的网络热梗,向往千年前约他散步的苏轼。

怀民身在何处?在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一诗中。“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小诗不长,寥寥八十余字,几句白描,情景交融,情真意切,意蕴无穷,这既是苏轼的魅力,也是他真情流露的感人之处。字里行间中,似乎出现了一幅场景:两位友人在月下漫步,或抬头望月,或相视低语,天上空明,地下竹柏影交错,跃然眼前的是一个空灵、坦荡的意境。

两人为何在黄州如此相知相惜?元丰二年(1079年)7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低微,又“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并无实权。苏轼到任后,心灰意冷,心情郁闷,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排遣忧思……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在那时起的。

元丰六年(1083年),是苏东坡被贬至黄州的第四年,而他的好友张怀民也被贬居黄州,暂寓居承天寺。他乡遇故知,同为被贬人,惺惺相惜之情可想而知。

那夜月色入户,颇懂人心,撩动起这位迁客的孤独寂寞,顿时睡意全消,披衣而起,有几分喜悦。张怀民与他心有灵犀,“亦未寝”。仅一个“亦”字,便道出了一对好友的相似情怀,也或许,月下相约是两人的意料之中。明月朗照,激发了东坡的游兴,月夜相伴,成全了两人的心境。

诗作笔锋一转,“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又饱含着作者的几多感慨,有宦海沉浮的悲凉、壮志难酬的落寞,也有聊以闲人自慰旷达的人生态度。

诗作信笔写来,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行云流水,于无技巧中见技巧,豪华落尽见真淳。

两人的月下真情穿越千年,依然打动人心,令人向往不已。

“寻找张怀民”成了网友的一个热梗,深交一个心灵相通的有趣灵魂,是当下可遇而不可求的难觅之事。东坡与怀民月下之游,是灵魂在寂寞中的相寻与相认。东坡与怀民在黄州贬所尚能“相与步于中庭”,而今夜灯辉煌,多少心灵却蜷缩在各自孤岛,被无形之网隔绝,彼此相望而无法相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月华从未吝啬,竹柏亦未遁形,所缺的,是于喧嚣中辨认灵魂同频的静气,是放下手机、邀约真实月色的那份笃定。

明月常悬,怀民不常有。然推窗者谁?推窗者,即是寻得怀民的第一步。那夜承天寺中庭的积水空明,原本是两颗心在孤寂人世主动相照时荡漾开来的一轮清辉。

明月常有而怀民不常有

赵慎珠



倔强的父亲

濮端华

在返乡的火车上,又格外想念父亲了!那个脾气有点倔强的小老头,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父亲的倔强劲儿,在亲戚邻里当中是有口皆碑的。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挑河的工地上玩。苏北农民有句谚语“人生三大苦,行船打铁磨豆腐”,这挑河虽不在“三大苦”之列,可辛苦程度也大差不差。要把一担三百多斤的烂河泥挑到岸上,而且一趟接着一趟,既要有足够的体力,更要有坚强的毅力。父亲身高只有一米六五左右,长得清瘦单薄,河工们总是劝他少挑点,可他就是不服输,硬是和人家完成一样的任务。他常把那句口头禅挂在嘴边:“人穷志不短,人瘦也扛活”。工地上他那翘起的身影,至今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母亲三十八岁去世,父亲便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弟俩艰难度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生活水平并不如在宽裕,加之母亲治病花了不少钱,我家便成了“负万金户”,日子过得实在紧巴。但父亲从不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而是乐观面对一切。为了还债,同时供我上学,他每天早上五点左右便起床出门,到集市上买两百斤大米,用自行车驮到各家门户去兑换成蚕豆、黄豆、小麦之类的谷物,再到集市上出售。从早到晚披星戴月,累得气喘吁吁,也就能赚取五元左右的差价。就是这样薄利的小生意,父亲硬是做了二十多年。我理解父亲,在厄运和困难面前,求人不如求己。他这种自食其力的倔强劲,如今想来真是让我肃然起敬。

我入伍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哥哥也到城里打工安家,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父亲很少向我们张口提什么要求,即便身体有意也总是自己去医院。每次电话里跟我说的,要么是亲戚朋友有什么红白喜事,要么是乡村政府有什么改革新政。问及他的身体,总是说能吃能睡能跑能跳。有一次,电话里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不像平常那么清脆,便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一再逼问之下,他才老实向我坦白,原来是在三叔家吃饭时架不住人劝多贪了几杯,正在宿醉中。从那以后,我总是提醒他千万别在酒桌上逞能,毕竟已经上了年纪,又是一个人生活,酒喝多了既伤身体也不安全。他总是满口答应,可一上了酒桌,有好事者一用激将法,他那倔强劲便谁也挡不住。

父亲八十岁被查出重疾,治疗了两年多。那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可父亲从不在我面前表现出任何消沉的状态。他甚至不停地安慰我:生死由命,尽力就可!医生让他爬楼梯锻炼,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六个来回。到了病重的最后阶段,每隔半小时就要吸一次痰,那瞬间难受得类似于窒息,可父亲硬是坚持不吭一声。他总是用胜利的眼神看着我,可只有我知道,这每一次的“胜利”都是硬生生挺过来的。

父亲的倔强,既是一种秉性,也是一种精神。倔得在理,犟得可敬,这就是我的父亲!

武陵春·戏作

何积石

墨洒心头诗拾取,拙在问云天。
际会欢游笔底缘,休说梦乡牵。
隔岸莺啼山影动,日久画舟牵。
把醉长歌若涌泉,风月外,听蝉眠。



六月二十二日,夏至午后,阳光正好,从芒卡斯特古堡出发去温德米尔湖有两条路,外甥巍开车,他早就向往挑战山地驾驶,特地选了经由哈德诺山口进去,这条英国最著名的陡峭公路,坡度起伏接近百分之三十三,是山地自行车拉力赛的比赛路段,只能在五到九月天气状况好的情况下通行。

拐出两边树墙的浓荫,正式进入山区,视野豁然开阔,两边的山峰舒缓圆润,草色只到半山,浑黄的山顶多是裸露的碎石,褶皱间才有苔藓和稀疏的绿。

路基铺得很好,避开山脊隆起,尽最大可能贴着山的曲线找平,就像一条蜿蜒的裙带菜,行人能随时在两边找到安全避让点。但上下坡的幅度实在太大,道路左右也有倾斜,三四十度的陡坡感觉像七八十度,我坐在后排,有时候感觉车轮前面悬空了,又笔直落下去,有一次下坡太陡,车底座咣当一震,感觉卡到一块石头,下去查看,还好车子无损。遇到爬坡,坡上长草直接挂在眼前,自行车车手就像在车头上蹬车一般。汽车还得和山间陡然而刮的横风对抗。转弯抹角,巍小心翼翼地转动方向盘,不停地踩离合换挡,我们随着车子七扭八拐找平衡。路上车少,偶尔遇到一两个徒步的,六七个自行车训练的,巍远远鸣笛,减速,路实在太窄了,他们听到车声,也早早避让,经过他们,

巍会开窗挥手示意,大声致谢。

车行过半,左边山上出现了段段石墙,那边有罗马人留下的城堡遗址,我们决定停下来,喘口气。

山风呼啸,刮得衣襟狂舞,站在半山,看对面的山峦裹着丝绒般的绿草,切割的山谷间,青葱的树木填满沟壑,阳光慷慨地倾泻下来,群山瑰丽壮美。往山上走,一人多高的石墙自下而上,这是“圈地运动”时分割牧场的界线,一边有石头围起来的残垣断壁,天真的大眼睛,身上却披着长长的灰蓝色毛,像穿了祖父大髦的小孙子。一只长毛脏兮兮的老羊身后,白色小绵羊见了生人往母亲身边躲。

坡上除了根基类草,还有大片的蕨林,一人多高,密不透风,也许野外生活的羊夜晚会钻到蕨中抵御风寒。羊身上都有醒目的颜色标记,这四只羊刷了三种颜色,它们应该属于三家牧场,长年累月驻扎野外,天高皇帝远,互相串门,抱团取暖。

离开罗马堡遗址,大部分是下坡路,积累了经验的巍开起来更加自信,我们也放松下来,正闲聊着,突然巍轻呼一声,车子慢慢刹停,四野空旷无人。巍笑盈盈指着前方,宠溺地说,看!那里有只羊羔在吃奶呢,不要惊扰它们!

前方拐弯的右侧路基,一只褐色的母羊安静地站着,拖到腹底的长毛下露出一截小小的后半身,白色短尾巴不停地摆动,一只小羊羔正在奋力吃奶。

我们静静地在车里等待,每个人心里都软软的。

车行山地

魏芳芳

我正对着山谷要塞。铭牌介绍,这里是罗马人在大约两千年前建的军事城堡遗址,有兵营总部、谷仓、马厩、生活区等,石头历经风雨,并未风化,只是在表面泛起白色和黄色的斑点,两千年岁月,一点微痕而已。毛地黄在羊人高的废墟里很茁壮,长长的花穗挂满粉紫的花朵。四只羊躲在废墟背阴处,不时咩咩地叫上两声。

我是第一次和英国的羊群零距离,一只羊浑身咖啡色卷毛,头是白的,有隐隐的咖色线条,没有角,眼睛小成一个点,像老鼠。还有一只脑袋纯白的,羊角和耳朵一样大,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人在旅途 责编:吴南瑶

这位五指山老农,幸福地看着天空、白云和大山,我也陶醉在他的陶醉里。请看明日日本栏。